



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书写

尤彦弘

YEW YEN HONG @ YEOH YEN HONG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VEMBER 2011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书写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尤彦弘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辛金顺教授

呈交日期：2011年11月2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v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	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
第二章 作者的创作及目的.....	9
第三章 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之主题思想.....	14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觉醒.....	14
1. 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	15
2. 颠覆传统声音，建构女性意识.....	18
3. 命名权的认知.....	20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表达·····	21
1. “疯女人”的形象·····	22
2. 女性对身体的发现·····	23
第三节 女性的世界·····	27
1. 经济及精神上的独立·····	28
2. 女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29
第四章 结论·····	32
参考书目·····	35
附录一：虹影主要创作年表·····	38
附录二：虹影作品获奖情况编目·····	46

论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书写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0034

日期：02-11-2011

摘要

虹影是一位著名的海外华文女作家。由于她的创作风格独特，使到她的作品不仅吸引着一批读者，更引起了评论界的争论。从虹影的小说中可发现，其题材繁复、形式多样，主题中更是蕴含着女性执着于生命及不易向命运低头的模式，但在这其中却也潜蕴着人生无以摆脱宿命的悲剧。作者在小说中以人物与宿命悲剧的抗争，来展示出对人类和人性的关怀以及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虹影在讲述的过程中不仅将目光放在西方国家外，其亦钟爱重写中国历史及故事，使到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色彩。由于虹影的人生经历坎坷，其童年记忆更是她创作题材的来源，这导致她在创作上拥有独特的立场与写作姿态。

由于虹影长期旅居海外，致使其在创作上亦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长篇小说亦可说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虽然学术界的学者曾反复提及虹影长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始终未鲜明而有系统地被阐述出来。因此，本论文将以虹影的其中三部长篇小说：《女子有行》、《上海王》、《英国情人》作为研究文本，尝试透过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来归纳出虹影在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方面，本论文亦从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表达以及女性的世界，这三方面的进展来阐述虹影在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虹影；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女性的世界

致谢

时光迢递，岁月蹉跎，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一篇毕业论文，是三年学习生涯的一个见证，亦是给我这三年的学习生涯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在这漫长的论文持久战中，我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地懈怠，一次又一次的奋起，这其中所有过的感触都已成为美好、亦不愿忘记的过去。

在这漫长的道路上，我要感谢父母所给予的无限支持与鼓励。无论何时何地，当我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总会伸出一双无私又有力的手来扶持着我，让我永无后顾之忧。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也无法造就今天的我。

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前任论文指导老师——金进教授。虽然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金进教授无法伴随着我将之完成，但从我的论文的选题、开题到大纲拟定，他都给予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再者，我更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辛金顺教授。辛教授是在半途中才接手负责处理我们的论文。虽然辛教授刚上任，但并不因此而忽略我们，反之，他积极地为我修改论文题目，并解答我所有的疑惑。辛教授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学术的执着，给了我深深的启迪和无穷的精神力量。

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拉曼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以及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朋友。谢谢教授们在我学习的这段期间，给予我的关怀和多方面的支持。也谢谢秀雯、瑞民、惠育等，与他们共处的日子是我人生中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无论是伤心或欢乐，他们都伴我左右。

最后，我再一次衷心的感谢每一位关心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因为有你们的出现，所以我的生命才会变得更美好。谢谢。

第一章 绪言

虹影，原名陈红英，1962年9月21日出生，籍贯重庆，享誉海外华文文坛的女作家之一。80年代初期，她先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由于虹影早期的诗歌深受德国诗人保罗·泽兰的影响，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天堂鸟》，后来又出版了《月食，快跑》、《白色沙滩》等诗集。1990年，她随着丈夫——赵毅衡旅居英国伦敦，并开始用中文创作小说等作品，之后在海外名声大噪。

虹影乃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她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上海王》、《上海之死》、《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K》，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其中有四部长篇《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上海王》等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版。与此同时，她在海内外文坛屡屡获奖，其中有短篇小说《脏手指·瓶盖》获纽约先锋文学杂志《Trafika》1994年国际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1997年最佳书奖、2000年她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2001年被《中国图书商报》称为“脂粉阵里的英雄”十大女作家之首、2005年获得有“意大利的文化奥斯卡奖”之称的“罗马文学奖”、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市形象推广大使、其2009年新作面世的《好儿女花》，是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的后续更获得《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中文十大小说奖。

由于虹影的小说风格独特，主题不仅大胆、思想更为前卫，并且常常涉及情色描写的禁区，导致一些评论者对于其小说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进行了指责。此外，虹影在创作上难免被指涉及历史真实人物，如：长篇小说《K》，而惹得舆论关注，

官司缠身，以致评论界对其人其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因此，虹影被《南方周末》、新浪网等评为 2002、2003 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她的长篇小说《K》亦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 评为 2002 年 Books of the Year 十大好书之一。然而这本小说在大陆却引起了一场“死者名誉权官司”，竟被法院判成禁书，这是虹影无法预料的事情。但她并没有因为官司缠身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反之，经过对小说中有争议的人名、地名以及相关环境等做了多次修改，终于在 2003 年将该小说以《英国情人》再次展示在读者眼前。

由于虹影是一个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不平凡女子，笔者在阅读虹影的作品过程中，发现虹影的小说存有细腻的情感与素质。如：女性主义思想、悲剧精神以及地域性书写等。因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在解读虹影作品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虹影的创作及目的；第三章、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之主题思想；第四章、结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之所以对虹影研究大感兴趣，主要源自于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由于去年亦是笔者在中文系第二年第一学期，在书局购得一本虹影创作的《上海王》。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虹影在描写女性的过程中，将女性的地位抬高，甚至最后由女性来改变上海的历史。看到作者这么独特的描写后，笔者亦对虹影这位作家开始产生了兴趣。因此，将虹影所创作的其余 9 本的长篇小说如《女子有行》、《饥饿的

女儿》、《英国情人》、《阿难》等买齐，并对其作品展开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虹影的每部作品都存有独特的特色，如：悲剧色彩、女性主义色彩、多元文化色彩等。然而，由于笔者的能力有限，因此在思前想后之下，决定只针对女性主义来解读虹影的作品。虽然，虹影的长篇作品繁多，存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亦不止三本。由于篇幅的关系，再加上笔者希望可以更细腻的解读虹影的作品。因此，笔者只从中挑选三部值得阅读以及颇有争议性的作品：《女子有行》、《上海王》以及《英国情人》来作为研究。笔者希望可以借此研究，发掘潜藏在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再从中获取作者想要赋予女性一个原有的地位以及意义。

第二节 前人研究

虹影是目前海外华文文坛创作十分活跃的作家，她的创作十分专业，创作水准亦很高。因此，她的作品无论是在中国或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文学奖项中屡获大奖。综合了硕、博士论文对虹影作品的研究，共有 33 篇。这些论文多数关注虹影的长篇小说，如：《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上海王》、《阿难》、《女子有行》等。这些研究多是从虹影小说中的主题来研究，如：张卉在分析虹影小说中的原罪意识和苦难意识时，认为“原罪”和“苦难”在虹影小说中好像是一枚硬币的双面，这双面共同使到虹影的小说熠熠生辉。¹反之，周敏则从虹影贫民女的创作背景出发，

¹ 详见张卉：《“惟一者虹影，与她的神”——虹影小说的四个关键词：原罪、苦难、欲望、故事》，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论述其回归本土后所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人性情况的关怀等。²另外亦有学者针对虹影的女性书写来作为研究，如：周琼瑞主要指出虹影小说在地域书写、意识特征以及叙事特征上均突破了原有中国女性小说的局限，成为中国女性小说的“新书写”。³而张馨凌主要探讨虹影在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叙事文本中所隐含的女性意识，并通过作品的分析，指出从欲望书写到社会叙事的流变，从女性的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延伸，而这些意味着虹影从来不满足于停留在女性文学有限的私人空间中，使到她将走向更加广阔的女性表现空间。⁴

当然，除了硕、博士论文针对虹影的作品研究外，中国知网亦收录有关虹影的评论文章或期刊共有 160 篇。这些评论多是针对一部作品来研究，如汪红霞指出虹影在写作《上海王》时，以独特的欲望叙事彰显了筱月桂心理由卑微的奴性过渡到抗争的悍性，最后实现女性、人性的双重升华的过程。⁵而单昕则在《在寻父的路上寻找自我——论女性成长小说《饥饿的女儿》》里指出《饥饿的女儿》中的“寻找”是指建立在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和建构女性话语中心的基础上，其意义在于女性对主体性的不懈追求等。⁶

从上述前人研究的现状来看，虽然学者对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的研究有很多，但是，这样的研究仅属单一作品。因此，本论文试图从这方面着手，亦是针对虹影

²详见周敏：《论虹影小说的多重主题》，安徽：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³详见周琼瑞：《女性小说的“新书写”——虹影小说文本解读》，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⁴详见张馨凌：《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写作——解读虹影小说》，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⁵详见汪红霞：《目睹“另类”王者的风采——读虹影作品《上海王》》，《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页15-17。

⁶详见单昕：《在寻父的路上寻找自我——论女性成长小说《饥饿的女儿》》，《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四期，页65-68。

其中三部长篇小说来作为研究对象，并从中探讨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色彩，以期提出个人的看法与见解。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将以虹影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子有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王》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情人》这三部长篇小说为主。⁷至于就研究方法而言，本论文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分析虹影这三部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书写特质，以从中探讨虹影在其小说中如何形构女性的形象。

女性主义（Feminism）含有“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女性主义”的最初概念源自于西方，并且同法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有种息息相关的联系。虽然，“女性主义”一词源自于西方，但是属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却与西方的概念有所不同。托里·莫依曾这么表示：

“1984 年秋，我对中国的短暂访问使我懂得一件事，把西方的女权主义树立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权威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任务。中国妇女在为把自身从她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英勇斗争着——在我声明要与她们团结一心、并肩战斗的同时，我必须承认，我在这

⁷ 以上这三部长篇小说是由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局，这三部小说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外，亦曾在台湾出版过这三部长篇小说，如台湾尔雅出版社在 1997 年出版了《女子有行》、台湾九歌出版社在 2004 年出版了《上海王》等。而《英国情人》又名《K》，由于这本小说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一场“死者名誉官司”，因此遭受法院判成禁书。作者在多次修改下，将《K》改换成《英国情人》再次在中国大陆面世。但是此书在台湾依然称之为《K》，如台湾尔雅出版社在 1999 年出版了《K》、越南南方出版社在 2008 年出版了《饥饿的女儿》、《K》等五本长篇小说。

个领域并不能俨然以先生自居。我对中国文学的状况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它们非常不同于我所熟悉的西方文学。”⁸

由此可见，虽然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由西方从 80 年代初传入中国，但因中国的国情和文学现实与西方都存有极大的差别。因此，要发展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原封不动地运用西方的那套理论模式。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一词在西方是指一种西方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反之在中国则有所不同。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主要指“在对抗、结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⁹

从虹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存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如：追求平等、自由；颠覆传统；“疯女人”的形象；女性在经济及精神上的独立等隐藏在其中。例如：《女子有行》里的三部曲代表着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文化，其反映出女性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向男性实行残酷的报复，以反抗男性的霸权。在这三部曲中，“我”不仅被当作上海的领袖、纽约的佛母、布拉格的政敌外，“我”真正扮演的，也一直为之受罪的，是同一个角色——情人。《饥饿的女儿》描写六六在精神、心灵以及身理上的“饥饿”、《上海王》叙说筱月桂由最初的妓女，最终成为上海众人皆知的上海王，成就了女性拥有自己的世界、《上海之死》讲述着一名女间谍籍演

⁸参考自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页 189，详见于《性与文本政治》。

⁹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主义的几点思考〉，《作家报》1998 年 9 月 17 日，页 5。

出《狐步上海》之机，来努力探寻日军偷袭的确切地点、《K》又名《英国情人》细腻的带出林对英国情人的爱与欲，更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偏见做出批判。除了这些作品外，虹影还有一些长篇小说蕴藏了女性主义色彩，但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将仅着重于作者的三部长篇作品：《女子有行》、《上海王》以及《英国情人》来做出更细腻的分析。

第四节 研究难题

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但却让人不禁却步，只因虹影本身在中国文坛中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作家，她所面临的亦是一个尴尬的地位。陈晓明曾那么表示：“在文学界，虹影的位置在哪里呢？谁会给她排排座呢？她在什么档位？一位作家只要稍有影响，就会在文学圈给定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虹影没有。”¹⁰显然可以看出，虹影的处境是尴尬的。因此，对于虹影研究要做到全面的理解与把握并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这研究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许多问题与缺陷。

为了更能理解虹影的创作观，对虹影所处的时代须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作者的创作总是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由于虹影的生平与成就大都是从她作品中的附录里所得，因此所获得的资料并不十分完整。再者，亦有很多学者对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以及《好儿女花》表示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虽然作者在访谈中亦

¹⁰ 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K》的断想〉，《南方文坛》，2002年第三期，页34。

有说明“只有这两部作品与自己的生活戚戚相关”¹¹。但是笔者认为作品中存在的话语难免会有虚构的部分。因此，属实属虚使到笔者对此亦难以有一个完整的判断。

其次是虹影长期旅居海外，因此，其创作的作品难免涵盖一些西方文化色彩。由于笔者的学历有限，知识累积单薄，再加上视野狭隘以及文化涵养的不足，这种种因素导致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难免遇到“瓶颈”。更何况，虹影的文字看似平凡易懂，然而其中隐含的深意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这使到笔者在阅读虹影的作品时，必须接二连三的重看数遍，这样才能不轻易的忽略每一个段落所蕴含的意义。

¹¹虹影：《好儿女花》附录<找到回家的路——虹影谈《好儿女花》>，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页 293。

第二章 作者的创作及目的

埃莱娜·西苏曾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提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关照的问题。这是一项无边无际的工作”¹²。这与虹影的长篇小说存有共同的相似点。从虹影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一个执着于生命及不易向命运低头的角色。如：早期长篇作品《女子有行》中的《康乃馨俱乐部》里的“我”、猫、债主和妖精，虽然各自都遭遇不同的命运安排，但他们从不向命运低头，反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黑社会康乃馨俱乐部来颠覆男性，进而对男性采取极端的报复手段（对他们的生殖器进行阉割）。《饥饿的女儿》里的六六虽面对心灵、精神、身理上的饥饿，但她并没有向命运妥协，反之不停地挑战命运，最终成功逃离那个曾经带给她灾难的地方。虹影曾在一次访谈中这么说：

“《饥饿的女儿》对我而言，有两种含义：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从表面看起来是我个人的成长史，我觉得它同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成长史，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60年代人的成长历史。它看起来是写一个女孩子的成长，写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实际上它也在写中国人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中国普通老百姓在严酷的时代是怎么活过来的？一个少女是怎么在当时的环境中间成长起来的？一个女人是怎么承受过

¹²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收入于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219。

那个时代的？因为那些女人包括我、我的母亲、我的姐妹、还有我生活中出现的所有女人。”¹³

从虹影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虹影在创作上对历史、对生命、以及对命运誓不低头的那份执着与肯定。除了《女子有行》及《饥饿的女儿》带有这份色彩外，虹影的其他作品也存有对命运誓不低头的执着。如：《上海王》里的妓女筱月桂、《上海之死》的著名演员，更是一名情报人员的于堇、《上海魔术师》的加里和兰胡儿，他们都是不畏于命运的摆弄，反之奋抗到底，继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执着于生命及不易向命运低头外，在虹影的作品里也展现了悲剧精神。作者以悲剧描写的手法来体现出对于人生、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的现实生存困境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人在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时，一般会做出三种选择：一是麻木地忍受苦难；二是在幻想中生活，在虚幻中得到解脱；三是反抗生存困境，不懈地追求希望。¹⁴但是只有第三种才可以称之为悲剧精神，也就是面对现实的苦难，而展示出不屈不挠地抗争及反抗。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¹⁵如：《饥饿的女儿》里六六的历史老师、《阿难》一文中阿难的叔叔以及《孔雀的叫喊》中柳瑾的父亲等，都是因为不堪“文革”的蹂躏而自杀。他们利用自杀来结束生命不仅仅是因为看不到冲出困境的出路，更大的原因是想维护他们生命上仅存的尊严。虹影在创作中宣扬的这种悲剧精神，除了

¹³ 胡辙：〈解读虹影——虹影访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2月，页42。

¹⁴ 徐文博：《论虹影的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例》，厦门：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6，页17。

¹⁵ 转引自徐文博：《论虹影的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例》，页22；详见于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和人性的终极关怀外，更是为了实现对于人类存在的深刻认识与思考。

在另一方面，虹影在创作上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书写。如：小说《女子有行》展现出在未来的时间里，在上海、纽约、布拉格的奇特经历、《K》又名《英国情人》中朱利安·贝尔及林的跨国情爱、《阿难》在空间上跨越了中国、英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虹影的创作不单止辗转于东、西方之间，旅居英国伦敦的她在题材上有的也只专注于自己的国土——中国。如：《饥饿的女儿》回顾的是生养自己近二十年的故乡——重庆、《孔雀的叫喊》以长江三峡来作为故事背景。虹影在访谈中这么说：

“我生长在长江边上，我的父亲是长江上的一个水手。我的母亲就在长江边上干苦力……河流不仅是我生命的象征，而且就是我的生命本身。你看我的名字：虹影，仰天之水，相遇阳光。无论后来我到哪里，全国跑全球跑，我依然是长江的女儿……”¹⁶

在虹影的访谈中，足以见得她对故乡的回顾。为了纪念即将失去的故土及记住那些即将失去故土的人们，虹影毅然用长江三峡作为《孔雀的叫喊》的故事背景。除了以故乡为背景外，虹影也为我们连续讲述了三个关于上海的故事。《上海王》、《上海之死》以及《上海魔术师》分别描绘着不同的上海社会。《上海王》写着筱月桂如何从一介草民，辗转变成妓女，最终成为了上海女王的过程。《上海之死》则描绘着上海的上流社会，而《上海魔术师》却描写了上海最底层人们的生活。

¹⁶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如影如虹〉，《人民论坛》，2003年8月，页54-55。

此外，虹影在创作上也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虹影在刻画小说的情节片段中，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失望，以至塑造了反抗男权文化规定的女性形象，并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如：《女子有行》中的父亲竟然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厚颜无耻的说：“我养女儿就是为了我喜欢，我养儿子就是为了你妈喜欢”¹⁷、《孔雀的叫喊》中柳瑾的母亲对丈夫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进而在文革中写信揭发丈夫等等。男性形象在虹影的笔下是令人失望的，而小说中的女性则是冲破男权社会制度的樊篱，最终找回了最原始的本真、自我。

纵观上文，我们可以发现虹影在创作上存有不同的主题思想。无论是分别被称为未来小说的《女子有行》、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小说《K》、虚构历史的小小说《上海王》以及《上海之死》等等，都呈现出其在创作风格上拥有独特的表现。因此，陈素芳对于虹影的创作曾这么表示：

“对虹影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生命的里程碑，一部作品是一个高峰，一个不同的生命境界，她不断向自我挑战，专向险处走，虚构的女人、真实的自己、诚实的他者……真实与虚构，段落分明，她还重写笔记小说，让人惊讶她热量的创作能量。”¹⁸

而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作家比别人更有机会与现实共同生存。他的责任就是去寻求它，收集它，然后传达给其余的人”¹⁹。虹影身为作家，在写每一部作品之前，总会先收集资料，如其在写绿袖子时，向友人提出九个问题。

¹⁷ 虹影：《女子有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26。

¹⁸ 陈素芳：〈写作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看虹影〉，收入在虹影：《绿袖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10月，页 210。

¹⁹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局，1989，页 135。

“在写作过程中，虹影认真蒐集史料外，也就是故事中的背景、人物、心理等，向友人提出九个问题，询问对象不分国籍、职业、年龄、地域，给予虹影多角度的意见，丰富了《绿袖子》的创作。”²⁰

由此可见，虹影不止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其对本身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不但如此，虹影在访谈中亦提及：“我在黑暗的世界看到了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我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每次开始一个新的小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回到童年……”²¹因此，虹影的创作题材大多数源自于童年的记忆，也可能是身居海外并且受到海外文化影响的缘故，致使她在写作上有极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取材。这样的创作令虹影拥有独特的立场与写作姿态。总的来说，从虹影的多部长篇小说里可发现，作者的每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色彩及不同的主题思想。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将仅以女性主义来作为研究虹影小说中的主题思想。接着，笔者将在第三章展开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之主题思想。

²⁰ 陈慧玲：〈答作者疑难九问〉，收入在虹影：《绿袖子》，页 171。

²¹ 赵黎明、虹影：〈“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虹影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 年第 5 期，页 36。

第三章 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之主题思想

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孟悦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中提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²²，“尽管统治角色和统治术已在无数次改朝换代中一变再变，但这唯一的统治结构却从远古延续到今天乃至今天。”²³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女性无论是在社会，或是家庭伦理秩序中都是处于被统驭的对象；其身份在经济秩序里，更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倘若女性想要摆脱这种非主体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去寻找真我并建立起自我意识。在虹影的长篇小说里得以发现作者在文本中不断的想要打破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并从中突出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在此，笔者将针对虹影的女性主义文学之主题思想细分为三个小节来叙述：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表达以及女性的世界。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再遭受欺骗、抛弃、压迫等，致使她们对男性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与希望。纵然，较早前的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曾对“男子汉”的意向做出具体特定的艺术形象。如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波希米亚花瓶》、《七巧板》乃至《沉重的翅膀》塑造了一系列虽然身份履历不完全相同而气质及性格简直呈一种程式的“男子汉”形象——他们外表温文儒雅、内心刚强

²²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见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页40。

²³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页41。

坚毅，他们一般大大地年长于女主人公，因而被人成为“慈父型的情人”。²⁴可是“男子汉”的形象到了1980年遇罗锦所发表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开始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遇罗锦将男性的负心与绝情以及女性的不幸表露在作品里。时隔两年，遇罗锦又在《一个春天的童话》里，以女性的情感历程描述着“男子汉”的魅力与丑陋，并通过女性对“男子汉”的企望、想象直到失望和愤慨撕碎乃至推倒传统的男人形象。当女性对男性所抱持的希望转换成彻底的绝望后，她们想到的就是砸烂这副一直以来束缚着她们的枷锁，极力摆脱依附男性的地位，并且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男性宣战。虹影在小说中正是突显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男性强权压制下开始有了觉醒。在这觉醒中，女性开始想要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颠覆传统的声音以建构女性意识，以及对命名权有了一定的认知。

1. 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表示妇女之所以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主要原因取决于她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当时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泉源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自我。”²⁵因此，妇女是否能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女性在经济上是否能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

²⁴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4月，页106。

²⁵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页36。

虹影在《女子有行》里虚拟了一群遭受男性抛弃的女人，她们分别是：“猫”——有人说她是名教授之后，又有人说她是名演员的弃女，虽然身世不明，但却成为城市里可以数得上来的年轻富婆之一；“债主”——她是名外科女大夫，曾结过三次婚，但三次婚姻并不长久。“第一次丈夫嫌我不会生小孩，第二次丈夫凡事都记帐，一小瓶酱油，一度电，包括我的卫生巾消耗量。第三次婚姻，新郎有心脏病，死在婚床上。三次婚姻一次比一次短，我干脆做了快乐的寡妇”²⁶；“妖精”——是“我”的班子前导，找到“我”的时候，已有两个月的身孕，她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玩弄一个你厌恶已久的男人就像做八股文章，有预备期、调节期、冲刺期、高潮期、泄欲期、舒缓打发期和清除期”²⁷；“我”——是大学作家班的女大学生，“我”的男朋友是个二流诗人，时常不断更换身边的女人，甚至把女人带到“我”的家，并当着“我”的面做爱。“他们钻入了薄薄的蚊帐里。我背朝着床，但比面对床更难受。一层蚊帐之隔，或许算是古恒对我感情的一点照顾。”²⁸作者在《女子有行》里描写这一群女性都是在情感的生活里遭受严重伤害或背叛。实际上，这一群女性和其他女性一样，对爱情都是抱有美好的幻想及期待，并视男性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但是，男性所给予的短暂爱情使到女性开始深刻了解男女间在爱的天平上是不平等的。于是，为了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这一群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并组织起康乃馨俱乐部，开始以狂欢的方式出没于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为的是发泄心中的不满以及烦闷。

此外，《英国情人》中的闵亦是为了得到一份完美的爱而不惜以死来要挟。但

²⁶ 虹影：《女子有行》，页 7。

²⁷ 虹影：《女子有行》，页 6。

²⁸ 虹影：《女子有行》，页 37。

是她没有料到爱的天平上男女的不平等。因为裘利安由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自身的自由。

“况且，他还没有想现在就中止他性自由的生活，放弃与别的女人有性关系的权利，那未免太傻。起码在青岛大学两年教书合同结束回国之前，他不想。闵不会喜欢乱交，她不会容忍他和别的女人，也不会为爱他的时候，与别的男人睡觉。这是她自己的不幸，与他无关。”²⁹

裘利安的自私想法，逼使闵不得不孤注一掷，有心让丈夫来捉住他们，而且还是个无法抵赖的真实证据——她在床上。虽然，裘利安曾在下一秒想告诉闵，只要是她想要的，他都会给她。由于闵狠下心来的做法，使到裘利安觉得“中国女人真危险”³⁰。因为他最害怕的是“失去选择自由，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的愚蠢决定”³¹。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局面，裘利安向郑提出辞职，并且离开中国。裘利安自私的认为，对于他们的无奈结局，闵也不是没有责任。

“她就是不肯仅仅做他的情妇，因为她爱过他，仍然爱他，甚至一天比一天都更真实地爱着他。这是她做人的权利，爱的权利，她就是不肯被他那么不公平的对待：偷偷摸摸，不敢理直气壮地爱她。她不能让他不把她当作平等的人对待。”³²

总的来说，闵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裘利安能在爱的天平上公平的对待自己。但是裘利安从来没有认真看待闵对他的爱，反而觉得这份爱给予他很大的困扰及包袱。闵为了让裘利安可以公平的对待自己，她只能毁了自己，自杀是她所做

²⁹ 虹影：《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页121。

³⁰ 虹影：《英国情人》，页170。

³¹ 虹影：《英国情人》，页170。

³² 虹影：《英国情人》，页172。

的最后选择，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爱情。从虹影的这两部长篇作品中明显看出女性在职权社会中为了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在经济上，不惜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外；在爱情的天平上，也不惜毁了自己以维护自己的爱情。

2. 颠覆传统声音，建构女性意识

在虹影的作品中，女性在追寻平等和自由的过程中，除了以狂欢的方式来宣泄之外，她们还向男性实施报复的心态，以建构出女性意识。虹影在《女子有行》的第一部《上海：康乃馨俱乐部》里，几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组织起黑社会康乃馨俱乐部，并在夜里对男人实施报复行动：

猫绕着他走，突然叭的一下扯下他的睡衣，围观者在屋里屋外欢叫，口哨声、掌声混杂。“用家伙！”有人叫道。镭射镜照着汪大评，壁炉里的火把一张张脸拉长，变方，半是红光半是绿光。一把大铁剪刀递到我手上。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的妖精和债主捉住汪大评挣扎的双手。猫接过我手里的大铁剪走上前去。汪大评盯着大铁剪，喉咙里吐出不成音节的声音，一阵怪响“咔嚓”一声，他的一撮毛发落在地上，他呼吸噎住，极为识时务地跪在了地上。³³

康乃馨俱乐部里的成员除了以极端的手段报复汪大评这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外，另一个以欺骗女性感情为荣耀的“我”的情人——古恒，也与汪大评一样遭受同样的下场：

这时，十几个身穿红衣、紫衣、绿衣的人影静静地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拿着刀子。我还有什么必要选择吗？没有，绝对没有。我点了点头，我不点头也一样，我只是对自己点

³³ 虹影：《女子有行》，页 19。

头。他们马上对古恒下手了。他像猪一样被剥光，被干脆利落的割掉，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倒在地毯上，再也未发出一点声音，他的手紧捂住自己的下体，腿时不时抽搐几下。³⁴

虹影在《康乃馨俱乐部》里以阉割男性生殖器作为女性报复男性的手段，是因为“阳具”是男权的象征。因此，作品中的康乃馨俱乐部里的女人就以阉割男性生殖器来表现出男女性别的冲突问题。在这血腥的画面中，这一群疯狂的女人痛快地割掉男性身体的本质特征、剥离男性外强中干的表层，继而揭开男性精神懦弱的本质，最终在身体及心理上给予男性致命的一击。陈晓明针对《康乃馨俱乐部》的描写亦做出这样的说法：“虹影的叙事把男女关系推到极端，它们构成妇女被压迫、欺骗、遗弃的历史”³⁵。因此，作者在作品中利用这样极端的手段意欲着女性想藉此来否定男权、父权以及夫权，以期达到争取女性个性独立和解放的目的。

此外，在《英国情人》中，虹影将女主人——闵描述成是个精通房中术以及追求情爱自由的女子。她为了追求爱，不惜背叛丈夫——郑，并与一名英国男子——裘利安发生关系。为了可以和裘利安长久的在一起，她将生死置之于度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传统女性结婚后，就必须秉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来照顾丈夫与孩子。但是《英国情人》的闵却是“背弃了几千年男权传统所赋予女性的角色所指——至少是不再按传统贤妻良母的人生形式限定自己”³⁶。因此，作家想通过闵来表达出对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的批判。从虹影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无论是《女子有行》中的一群遭受抛弃的女性，或是《英国情人》里的闵，她们为了摆脱几千年来男权社

³⁴虹影：《女子有行》，页 66。

³⁵陈晓明：〈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虹影的小说叙事〉，收入在虹影：《一个流浪女的未来》，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页 6。

³⁶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页 189。

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只能以极端的手段来颠覆传统声音，继而建构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3.命名权的认知

除了颠覆传统的声音外，女性亦希望以命名权来突显自身的觉醒。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命名权是属于男性的，而女性只有服从和被命名的份儿。但是在虹影的小说中，作者非常注重命名权的问题。《女子有行》里，作者一再强调女主人公的姓名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化意蕴。作者最初引用《诗经·国风·邶风·蟋蟀》来阐释女主人公名字的由来。“蟋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³⁷对此，她解释说：

“蟋蟀，虹也。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在东者莫虹也，虹随日所映。故朝西而莫东也。此刺淫奔之诗，言蟋蟀在东，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恶，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亲兄弟。岂可不顾此而冒行乎。”³⁸

这首诗以男性的叙事话语呈现事件，表现出尽管深受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父权制社会层层枷锁的束缚，但周朝时期的女子为了追求自由婚姻不顾父母之命，敢于做出抵抗礼教的抉择。尽管这种私奔行为遭受世人的指责和讥讽，但却充分地揭露出周代女子对于当时的礼教制度有着深恶痛绝和对爱情的孜孜以求。作者在作品中对姓名的强调，是为了展示出妇女对于男权中心文化的抗争。这如同虹影在访谈中这么表示自己的名字：“虹影，仰天之水，相遇阳光。河流不仅是我生命的象征，

³⁷虹影：《女子有行》，页 28。

³⁸虹影：《女子有行》，页 28。

而且就是我的生命本身”³⁹。从中，显而易见名字不仅仅是生命的象征，亦是生命的本身。因此，对名字的坚持，亦是对女性独立存在价值的坚持。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表达

当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意识的表达。女性除了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化统治秩序做出了颠覆性行为外，她们亦不再维持着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由于传统女性的角色是属于贞洁娴静、温柔、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等等，因此一直以来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女性形象较倾属于天使形象，亦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除了天使的形象外，男性作家的文本里亦会出现一些妖妇的形象，但是这个妖妇的形象却是表达了男性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在男性文本中，凡是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成妖妇。⁴⁰然而，在女性主义文论家的眼中，妖妇形象却是女性对男性压迫进行反抗的形象。在19世纪的西方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如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这样的疯狂形象。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是解答有关妇女创造力问题的一个答案。⁴¹她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恢复那个为父权制所压抑的女性整体，让人们看到一个个的真女人。⁴²自《简·爱》里的疯女人出现后，后来的女性作家在文本中，更是涌现出许多不肯顺从男性以及不愿放弃自我的女性形象。此外，在表达女性意识的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表达里除了充满

³⁹ 虹影：《英国情人》，页 190。

⁴⁰ 阚鸿鹰、李福祥：〈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西安大学学报》第六期，2006年12月，页 60。

⁴¹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页 80。

⁴²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页 81。

“疯女人”的形象外，女性对身体的发现亦是一种表达女性意识的形态。与虹影同时代的作家王安忆曾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⁴³因此，从虹影的作品中明显看出作者总会从欲望叙事的角度来创作。

1. “疯女人”的形象

《女子有行》第一部《上海：康乃馨俱乐部》里，几个遭受男人抛弃的女人组织起来，并在夜间，穿着超短的皮裙，开着吉普车，上酒吧欢乐。偶尔会在夜里对男人实施报复的行动。她们实施这一连串疯狂举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女人团结起来，拒绝男人的性霸权，挫折他们的性暴力倾向，从而改造社会。”⁴⁴她们那近似疯狂以至妖妇的形象，在男性的眼里落得“其成员都是这些性变态的女人。”⁴⁵而在女性的角度，她们只是为了维护自己，不肯顺从男人所订下的规则来生活。

除了《女子有行》里的女性被描绘成“疯女人”的形象外，《上海王》里的筱月桂亦有此形象。筱月桂希望余其扬可以娶其为妻，并把家中传统的妻子休了，就算不愿休妻，收做偏房也无所谓。由于筱月桂的聪明能干，余其扬虽爱她，但却不能娶其为妻，更不能纳其为妾。因为他认为筱月桂“作为女人太厉害，本领太大。我当头的是个要杀人动刀枪的帮派，虽然现在很少做这种事，但手下的都是非良善君子。家里有个我服的人，我在外就无法威服别人。”⁴⁶筱月桂的聪明能干，在余

⁴³ 张馨凌：《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写作——解读虹影小说》，页 29。

⁴⁴ 虹影：《女子有行》，页 47。

⁴⁵ 虹影：《女子有行》，页 52。

⁴⁶ 虹影：《上海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页 219。

其扬的眼里最终被落得“不能有悍妻”⁴⁷的下场。虽然他知道这样的说法对筱月桂来说并不公平，但这却是“社会公认的类型，不由他挑选。”⁴⁸因此，就算他对筱月桂的爱有多深，他都不愿离弃家中那传统的妻子，转而迎娶一个比自己还要强悍的女人。

2. 女性对身体的发现

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⁴⁹这是因为写作才能改变被奴役的关系。

“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快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子。”⁵⁰

因此，女性以写作这一特定的方式来获得拯救。埃莱娜·西苏还认为女性在写作中可以“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⁵¹。但是，长期以来，“性”一直是一个让中国文学尴尬的符号。直到20世纪，性才和生

⁴⁷ 虹影：《上海王》，页 219。

⁴⁸ 虹影：《上海王》，页 219。

⁴⁹ (法)埃莱娜·西苏：《杜丽莎的笑声》收入于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页 188。

⁵⁰ (法)埃莱娜·西苏：《杜丽莎的笑声》，页 194。

⁵¹ (法)埃莱娜·西苏：《杜丽莎的笑声》，页 195。

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激活生命个体和民族生命的一个入口。⁵²但是，在男性作家的文笔下，女性总是彻底的被物化，她们的性感觉也总会被男性所忽略。因此，虹影在作品中给予“性”一个全新的阐释。

《英国情人》是虹影所有的小说中，将性爱描写得最为露骨的一部作品。文本讲述着一位中国女作家闵与英国男人裘利安的婚外情故事。虹影在作品里突出了女主人隐藏在内心最深出的情欲。在闵的情感世界里，她的性和爱是紧密相连的。她不单止敢于追求真爱，更甚者，她敢于满足自己爱的欲望。当她与丈夫——郑在行房事时，她在丈夫哪儿获得不到性欲上的满足，因此，她就“用习房中术自我修养性，得到性满足”⁵³。不但如此，她还懂得“双手牢牢把握住生命，那么懂得让男人快乐，同时也让自己快乐”。⁵⁴虹影在描写闵的情欲时，是将闵处于支配的一方，也就是主动的，这不同于过去的女性在性问题上总是处于被动的，甚至是遭受凌辱或迫害。

除了《英国情人》外，虹影在《上海王》中将筱月桂与常力雄之间的情爱描写得淋漓尽致。由于筱月桂在上海妓院当丫头的时候，不期而遇的被常力雄看中，并将之收当自己身边的女伴。当他们在男欢女爱的时刻，所有的女人都只敢侍候，却只有筱月桂不一样。在情爱上，她大胆地享受，并且用“飞”来形容他们之间情欲的极致。

“他们俩都叫起来，顺势就飞了出去，晕晕迷迷地飘翔在空中，顺着风势起伏，却又

⁵² 周敏：《论虹影小说的多重主题》，2007，页9。

⁵³ 虹影：《英国情人》，页67。

⁵⁴ 虹影：《英国情人》，页74。

畅畅地升上去。筱月桂觉得她的灵魂从未如此自在，翱翔在一个空旷之中，忘掉世间一切，就跟这男人紧抱在一起，上上下下地飞翔。她只管由着自己的性子，欢乐地惊叫。”⁵⁵

筱月桂与常力雄相处的时间虽短，但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事。“这个快乐是她自己的，只要心里想要这个男人，就能让这快乐带着自己走。”⁵⁶但是这份快乐却随着常力雄的死而终结。虽然，在往后的日子里，筱月桂亦曾想在黄佩玉那儿寻得快乐，但是，“想让自己快乐，却越来越不成功。她的身体如一条有病的鱼无法腾飞，总是在浪峰未到达之前就先落了下去”⁵⁷。筱月桂知道自己在黄佩玉身上很难取得快乐，但是，“只要她能误认为是常力雄在她身体里，快乐的感觉便像风中之鹤，展开双翅，等着掠过千万丈倾洒瀑布的峭壁，在那一刹飞起来，又会突然跌下波涛间的低谷”⁵⁸。“以前那种美妙绝伦，只能如一粒安慰剂，在她的回忆中医治自己。”⁵⁹筱月桂在黄佩玉的身上之所以无法寻得快乐，这是因为黄佩玉“对支配的追求，的确多于对融合和相互性的追求。双方的结合刚结束，他就又成为唯一的主体：放弃这种特权地位需要有极深的爱、极大的慷慨。他喜欢让女人感到屈辱、被占有，而不管她本人是如何想的。”⁶⁰虽然黄佩玉是读书人出身，应当比常力雄更知书达理，但是“黄佩玉占有她，就像占有这园里一朵最有名的茶花，不带有感情。他喜欢在她的上面，她变换姿势，到最后他都会在她上面，压着她，从第一次开始，以后变成习惯。他咬着她左手臂上那文身月桂花，咬得她痛得大叫，他看着

⁵⁵ 虹影：《上海王》，页 30。

⁵⁶ 虹影：《上海王》，页 29。

⁵⁷ 虹影：《上海王》，页 114。

⁵⁸ 虹影：《上海王》，页 113。

⁵⁹ 虹影：《上海王》，页 113。

⁶⁰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456。

她左右痛苦摆动的脸，便在那一刻泄了。”⁶¹对于筱月桂而言，身体曾是她的工具，为了生存而被逼出卖给黄佩玉，但是随着黄佩玉的死，她的快乐又随着余其扬而再次获得重生。

“她感觉他的速度跟上她的高度为准，两人像火山爆发一样，呼地一下腾起在九重天之上……渐渐地，她的脉跳又再加快，她觉得自己站在川沙海边，太阳一直不出来，她急得跳进海水里，冰冷的海潮把她粗暴地往外拽。这时，晕眩的感觉又出现了。奔腾的海潮前面是一个燃烧的太阳，海浪把她笔直扔进燃烧的太阳里去。她惊异地发现，那里面是一个男人，她看不清他的脸。但他身上每个地方都像坚硬的岩石，猛地张开把她吸进去，压得粉身碎骨。‘带走我吧，把我带走！不要离开我！’她从心里喊叫了出来，身体突然躬起如一道虹，滔滔海水在她的身下突然以吞湮整个世界之势停止流动。”⁶²

从虹影的作品中，显而易见其把人类原始生命的本能发挥到极致。虽然作者在《上海王》这部作品中，不断的以情欲来带出筱月桂最终成为上海王的一段传奇女性的故事。但是这带有欲望的书写中可以看到“身体”不止是肉体的身体，同时也是表现女性灵魂的文化观念。虹影在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靠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我的小说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现代性。”⁶³虽然虹影的小说中的“性”是女性发现自我，但是她所描写的性爱总是苦涩的。如《英国情人》中的闵在真爱面前，敢于面对一切，勇于承担责任。反观，裘利安却只不过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怯懦者而已。在真爱面前，他毅然抛下闵，远赴西班牙战场。而《上海王》中的筱月桂，虽然得到了整个世界，

⁶¹ 虹影：《上海王》，页 112。

⁶² 虹影：《上海王》，页 216-217。

⁶³ 唐莉：《生命，爱欲与孤独——论虹影小说创作的执念》，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页 15。

但却失去了爱情。当筱月桂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余其扬和常荔荔的被无情背叛后，她只能一个人默默的独自承受这一切。因此，性爱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真正解放，女性的身心解放和权利抗争仍处于一个孤独无助的尴尬境地。⁶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虹影作品中的性爱其实更具有有一种悲剧意味。

第三节 女性的世界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品。就像圣·托马斯说的：“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⁶⁵而亚里斯多德也对女人做出这样的说法：“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⁶⁶就因为女性先天比男性缺少了阴茎，所以就要遭受痛苦与折磨。在世人的眼中，女性的存在只不过是男性“一根多余的肋骨”所做成的。因此，为了免除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说法，女性就必须追求着独立的价值。女性的自立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二是精神。经济上的自立是女性依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精神上的自立则是通过培养个人的判断能力来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不依附家庭、男人和孩子。如《伤逝》里的子君这么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⁶⁷“我是我自己的”真正含义便是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不依附任何人，假如仅仅在经济上独立了，而精神却仍然在男性中心的文化泥坑里辗转，渴望着男性的照顾与呵护，这种独立便仅仅是一个个美丽的肥皂

⁶⁴ 周琼瑞：《女性小说的“新书写”——虹影小说文本解读》，页 21。

⁶⁵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4。

⁶⁶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4。

⁶⁷ 鲁迅：《鲁迅文集精读本》，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4月，页 167。

泡，阳光下五颜六色，热热闹闹，却经不得一阵轻风吹过。⁶⁸在另一方面，自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男性就一直处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中心。男性是承担所有社会的责任。整个社会组织以男性为中心而构建，女性只能苟活于男性的阴影里，听任男性独霸整个社会历史空间。⁶⁹因此，在女性的世界里，除了存有经济以及精神上的独立外，女性亦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

1.经济及精神上的独立

在《女子有行》第一部里，“我”组织起康乃馨俱乐部的宗旨是“要求女人团结起来，拒绝男人的性霸权，挫折他们的性暴力倾向，从而改造社会。”⁷⁰在第一部分里，作者藉由康乃馨俱乐部强烈的呼吁女性必须团结起来，并且从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确立自我独立于社会的地位。另外，在第二部《纽约：逃出纽约》里，由于前任大法师圆寂，桑二为了争夺教派的领导权，因此，引诱“我”为他怀上孩子，亦是大法师的转体。桑二告诉“我”：“这一生得有你，我才能活下去，我们三人才能活下去。”⁷¹在第二部分里，作者赋予“我”做母亲的特殊身份中，具有了拯救男人以及争夺权利的强大力量。这使到女性在社会上存有独立的价值。到了第三部《布拉格：城市的陷落》里，东方财团总裁花穗子，在经济上不仅控制了东欧的经济命脉，甚至在政治上也可以影响政府的权力。花穗子的形象刻划出女性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在精神上也有着独立思想的新女性。她成功

⁶⁸ 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页263。

⁶⁹ 赵焱：《水与火之舞——虹影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页35。

⁷⁰ 虹影：《女子有行》，页47。

⁷¹ 虹影：《女子有行》，页162。

的摆脱了男权中心社会的束缚，并且努力追求自我独立于社会的女性自身价值。

除了《女子有行》外，筱月桂在《上海王》里亦扮演此角色。筱月桂最初是一名沦落风尘的乡下女孩，并在旧上海黑帮控制的妓院里，成为黑帮老大——常力雄的意中人，过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但又奇迹般地陷入地狱。在历经数年的艰辛，辗转中，她成了名演员，并开创了一个新剧种——申曲。为了生计及一群跟着她过活的班底，筱月桂不得不再次投入另一个黑帮老大——黄佩玉的怀中。筱月桂在江湖斗争中巧妙周旋，在黄佩玉的离世后，她投身于爱人——余其扬的怀抱，亦是上海第三个黑帮帮主。最终由于余其扬与筱月桂的女儿——常荔荔的背叛，致使她认清了自己的女儿和她争着同一个男人。当她清楚了这个无情的现实后，毅然决定拒绝余其扬的求婚，因为“她知道这一生再也不会嫁给任何人，一辈子将一个人度过。”⁷²虽然她依然还爱着余其扬，但为了女儿，她唯有“硬把他的手给推到她再也够不着的地方。”⁷³没有余其扬在身边陪伴的筱月桂最终成了中国第一个女投资家，亦是君临十里洋场的幕后上海王。从虹影的这两部作品中，显而易见，女性一旦脱离了对男性的经济以及精神上的依附后，将让自己活的更有价值、更有自信。

2. 女人创造自己的历史

虹影在《上海王》中将筱月桂由一名只是沦落风尘的乡下女孩，陆续成为三位黑帮老大的情妇，最终登临上海之巅，成为了“上海王”。在过去的历史中，上海是男人的世界，男人的天地。尤其在黑帮中，没有男性的允许，女性是没有说话的

⁷² 虹影：《上海王》，页 267。

⁷³ 虹影：《上海王》，页 267。

权利。就像常力雄与新黛玉的关系就算再老，也不允许他的权威有半点折扣。常力雄被杀害后，黄佩玉接任黑帮老大，而筱月桂辗转中成了他的情妇。后来，筱月桂遭受绑票，要求黄佩玉将之赎回，但是黄佩玉却发出这样的命令：“找回筱月桂后，请她滚回川沙老家。上海滩还能让女人闹翻天？”⁷⁴由此见得，女性的地位在上海滩是比男性还要低微的。但是，作者赋予筱月桂美貌、智慧、才干以及勇气。她将自身的美貌来换得黄佩玉帮助她成就事业；运用智慧与勇气来设计绑票案，将黄佩玉炸死，替常力雄报仇；运用才干来帮助余其扬成就事业，当上了第三任黑帮老大。筱月桂将这些天赋将之化为一个女人在上海的传奇。她将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变成了可能。就像黄佩玉的死是筱月桂在背后策划的。“黄佩玉是洪门第一大汉奸，你们如果能把他凌迟处死，我就放弃这个计划。”⁷⁵为了能肯定杀死善于防范的黄佩玉，筱月桂用自己来当饵，就算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此外，筱月桂也改变了女性在上海的地位，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投资家。筱月桂从一个“一无所有，除了借钱做的一身旗袍，那时她一路受阻受苦，活得精彩；现在这整个上海都认识她，把她当作神话里的人物，有钱有势，才貌双全。”⁷⁶连第三人黑帮老大——余其扬也不不得不对她许有赞扬的眼光，“谁都明白，上海洪门的第一把交椅，是你筱月桂，只有你才能把洪门里的各种纠纷斗争摆平。”⁷⁷筱月桂成功的创造了女性的传奇，并颠覆了女性在历史中处于悲侮辱、被压抑的地位。虽然作者将筱月桂的形象传奇化，但是并没有将她神圣化。虽然筱

⁷⁴ 虹影：《上海王》，页 174。

⁷⁵ 虹影：《上海王》，页 220。

⁷⁶ 虹影：《上海王》，页 275。

⁷⁷ 虹影：《上海王》，页 265。

月桂功成名就，但是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渴望可以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生活。“偌大一个上海，几百万人，我怎么就没有一个亲人？”⁷⁸作者生动的写出女性在创造自身的历史当中，在男权社会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亦是落寞孤寂。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到，虹影在作品中对于女性问题与发展问题存有深切的关注。虹影笔下的女性大都承载着被男性所欺骗、抛弃等的形象，但是她们最终依然可以成功的冲破了男权社会制度的樊篱，并且找回了原始本真的自我。因此，作者透过作品表达出女性想要脱离枷锁就必须要有自主觉悟以及自我建构的必要性。这样女性才能活出自我，并存有自身的价值。

⁷⁸虹影：《上海王》，页 274。

第四章 结论

纵观上述所言，本论文通过研究虹影创作中的长篇作品，探讨出女性主义色彩是怎样呈现在作者的作品中。虹影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出于一种天然的了解之下，她能够以自身女性的身份与感觉，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心态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虹影的小说可说是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并且表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身为女人对女性世界的切实感受。

虽然虹影的创作在文坛上总是遭受排斥以及边缘化。但是作者并不因为这样而感到气馁。反之，在虹影的作品中，显而易见作者从未停止对现实、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如：从《女子有行》中对一群遭受男性抛弃的女性描写，到《英国情人》关注闵想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再到《上海王》关注筱月桂在上海妓院当丫头的处境等。这些作品亦是虹影对现实以及小人物的关注。虹影在访谈中曾这么表示：“写作对于我绝不是偶遇，而是与生俱来、天长地久存活的必需，以笔为旗为那些不能发出声音的女人们说话。”⁷⁹这足以见得作者想用她手上的那支笔，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并且为女性在男权的压制下争取一席的地位。

这如同作者在《女子有行》这部作品中，对这些遭受男性抛弃的女性承载着“乱伦”以及“背叛”这两个男女性别的死结。由于男女关系在这个死结中出现了障碍和焦虑，因此彼此间变得无法逾越，这促使了女人在夜晚进行的城市游荡中，将一直困扰着女性的深刻恐惧呈现出来。这种女性对于男权的极端报复，不仅仅驱

⁷⁹ 虹影：《好儿女花》，页 394。

逐了男女两性调和的最后幻想，更是对男性“菲勒斯”主义（Phallogentrism）的历史状态存有逃避及否定。

再来是《英国情人》，作者将闵描述成一位长期被压抑的女性。“当初她邀请他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抑止的渴望，和一直埋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她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没有保留地揭示给他看。”⁸⁰但是，闵作为一名新新女性，表面上视乎很新，很进步，但是在她的骨子里所保留下的依然还是旧的。因此，闵最终的死，只不过是自尊自信的女性的“自我”的否定和失落。

另外，在《上海王》里，筱月桂作为一名女性，凭借了情欲这一工具，来对男性进行的不仅只是颠覆而已，更甚的是征服险恶的江湖，最终实现对男权世界的最高统治。这是作者想表露出身为一位弱质女性的筱月桂给予男权社会所打出的重重一击。虹影在这些作品中，想要利用这种两性对抗的极端叙事，来对即成的两性关系的历史做出挑战性的追问。

然而，可惜的是，虽然女性不停的想要颠覆历史、逃离枷锁，甚至想要和男性拥有并存的“两性调和”。但是却意料不到无论女性再怎么的挣扎及奋斗，还是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就像《女子有行》中的“我”在痛苦迷惘中，对着电脑不断的重复询问：“你能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吗？”⁸¹女性在这时刻对自己的身份开始有了疑惑，可是最后电脑的回答却是把“我”带到“上一个千年之初，这些种着桑麻小米的地面，尚未被现代城市改变的时候，就有不仅香醇，而且又猛又烈的

⁸⁰ 虹影：《英国情人》，页 162。

⁸¹ 虹影：《女子有行》，页 268。

酒，”⁸²唯有那里的米酒是最为醇美的。虹影做出这样的结局似乎在预示着女性在全球化的现实中可能遭遇到无处为家的生存困境。不管女性逃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最后也将会遭受到摧毁的打击。

⁸²虹影：《女子有行》，页 270。

参考书目

1. 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2.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
3. 虹影：《好儿女花》，台北：九歌出版社，2009年11月。
4. 虹影：《绿袖子》，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10月。
5. 虹影：《女子有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虹影：《上海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7. 虹影：《一个流浪女的未来》，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
8. 虹影：《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9.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4月。
10. 鲁迅：《鲁迅文集精读本》，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4月。
11. 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
12.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局，1989。
13.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4. 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期刊

1. 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K》的断想〉，《南方文坛》2002年第三期，页34-35。
2. 阚鸿鹰、李福祥：〈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西安大学学报》第六期，2006年12月，页59-61。
3. 胡辙：〈解读虹影——虹影访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2月，页41-46。
4. 单昕：〈在寻父的路上寻找自我——论女性成长小说《饥饿的女儿》〉，《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四期，页65-68。
5. 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主义的几点思考〉，《作家报》1998年9月17日，页5-7。
6. 汪红霞：〈目睹“另类”王者的风采——读虹影作品《上海王》〉，《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页15-17。
7. 张洁：〈虹影：成长小说 如影如虹〉，《人民论坛》2003年8月，页54-56。
8. 赵黎明、虹影：〈“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虹影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页36-38。

学位论文

1. 徐文博：《论虹影的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例》，厦门：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6。
2. 唐莉：《生命，爱欲与孤独——论虹影小说创作的执念》，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
3. 张卉：《“惟一者虹影，与她的神”——虹影小说的四个关键词：原罪、苦难、欲望、故事》，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4. 张馨凌：《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写作——解读虹影小说》，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5. 赵焱：《水与火之舞——虹影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贵州：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6. 周琼瑞：《女性小说的“新书写”——虹影小说文本解读》，苏州：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7. 周敏：《论虹影小说的多重主题》，安徽：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附录一：虹影主要创作年表

1983年2月	首次发表作品《组诗》重庆工人作品选 2期
1988年4月	诗集《天堂鸟》重庆工人作品选
1988年5月	参加《星星》诗刊大邑原始林区诗会
1989年10月	组诗《乱发》获重庆市文联重庆建国 40周年文学奖
1991年9月	诗《诗与逃命》获英国《丝语》时报华人诗歌一等奖
1991年12月	小说《那年的田野》《联合文学》杂志 12期
1992年4月	散文《地铁站台》《香港文学》杂志 2期
1992年6月	参加 University of London 中国诗歌研讨会朗诵诗作
1992年9月	诗《琴声》获台湾《联合报》第 14届新诗奖 长篇《背叛之夏》台湾文化新知出版社
1993年4月	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年10月	编著《墓床》作家出版社 1993年（与赵毅衡合编）
1993年12月	编著《以诗论诗》北方文艺出版社（与于慈江合编）
1994年4月	在伦敦市博物馆朗诵诗作
1994年5月	在 University of Essex 演讲、朗诵诗作 诗《爱情从雨中走出门》获《作品》全国新诗大赛奖
1994年9月	诗《冬之恐怖》获台湾《创世纪》诗刊 40年诗优选奖
1994年10月	小说集《你一直对温柔妥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1994年12月	在 Manchester 文化中心朗读作品《脏手指·瓶盖子》获纽约先

	锋文学杂志《Trafika》1994年国际小说奖
1995年3月	小说《六指》获台湾《中央日报》第17届小说奖
1995年8月	小说集《玉米的咒语》时代文艺出版社 小说集《玄机之桥》云南人民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集《异乡人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
1995年12月	编著《纽约的恋人们——海外大陆女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华侨出版社（与韩作荣合编）
1996年2月	小说集《双层感觉》华侨出版社
1996年4月	小说《蛋黄蛋白》获台湾《中央日报》第8届小说奖
1996年6月	小说集《带鞍的鹿》台湾三民书局
1996年10月	小说集《六指》北京华艺出版社 编著《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散文精选编》（二卷）珠海出版社
1996年11月	长篇《女子有行》英国《世界日报》连载9个月 小说《飞翔》获台湾《联合报》第17届小说奖
1997年1月	《Zommer van verraad》荷兰 Meulenhoff 出版社
1997年2月	长篇《女子有行》台湾尔雅出版社
1997年4月	《Sviket Sommer》挪威 Tiden Norsk 出版社
1997年5月	长篇《饥饿的女儿》台湾尔雅出版社 小说集《风信子女郎》台湾三民书局 《L'ete des trahison》法国 De Seuil 出版社

1997年6月	《Summer of Betrayal》英国 Bloomsbury、美国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社
1997年7月	《里切夏》日本青山出版社
1997年10月	《Der Verratene Sommer》德国 Krueger 出版社
1997年11月	《L'Estate del Tradimento》意大利 Mondadori 出版社
1997年12月	长篇《饥饿的女儿》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 1997年最佳书奖
1998年2月	《Er veranr de la traicon》西班牙 Plaza & Janes 出版社
1998年4月	《Svekets Sommer》瑞典 norsedts 出版社
1998年7月	诗集《白色海岸》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Sommerens Gorreaederi》丹麦 Gyldendal 出版社 《饥饿的女儿》英文版《Daughter of the River》在周末泰晤士报全文介绍二周选载
1998年9月	《Honger-Dochter》荷兰 Meulenhoff 出版社
1998年10月	《Daughter of the River》英国 Bloomsbury 出版社
1998年11月	《Figlia Flume》意大利 Mondadori 出版社
1998年12月	《Daughter of the River》澳大利亚 Allen & Unwin 出版 《饥饿的女儿》由 BBC 每日连播
1999年1月	小说集《辣椒式的口红》四川文艺出版社 《Daughter of the River》美国 Grove/Atlantic 出版
1999年2月	诗集《快跑，月食》台湾唐山出版社

	编著 《镜与水》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9年4月	《Flodens dotter》瑞典 Nordstedts 出版 散文集《曾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5月	长篇《K》台湾《联合报》选载 长篇《K》台湾尔雅出版社
1999年8月	《饥饿的女儿》挪威版挪威 Tiden Nors 出版社
1999年9月	《饥饿的女儿》德文版德国 Krueger 出版社 英译短篇集《A Lipstick Called Red Pepper》德国 Edition Cathay 出版社 《Une Fille De La Faim》法国 De Seui 出版社
1999年10月	《饥饿的女儿》芬兰文版芬兰 Otava 出版社
2000年4月	小说集《神交者说》台湾三民书局 长篇《饥饿的女儿》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年8月	《中华读书网》开始虹影主页——虹影世纪 《Daughter of the River》舞台剧在英国木兰剧院上演
2000年11月	《K》荷兰 Meulenhof 出版社
2000年12月	长篇小说《K》《作家》杂志 12 期
2001年1月	《K》瑞典 Norsedts 出版 《K》法文 De Seuil 出版
2001年4月	《虹影精品系列》漓江出版社出版：

	<p>其中长篇《K》因故暂停</p> <p>《背叛之夏》葡萄牙 Livros do Brasil 出版</p> <p>《饥饿的女儿》以色列 Kinnernet 出版</p>
2001年7月	<p>编著《海外中国作家小说散文选》（四卷）（与赵毅衡合编）</p> <p>工人出版社</p>
2001年9月	开始为广州《希望》杂志每月写专栏
2001年12月	长篇《阿难》《作家》杂志 12期
2002年1月	长篇《K》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年2月	长篇《阿难》《小说月报》转载
2002年4月	<p>长篇《阿难》湖南文艺出版社</p> <p>《K》英国 Marion Boyars 出版</p>
2002年5月	长篇《阿难》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
2002年9月	散文集《虹影打伞》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2年10月	<p>中篇《鹤止步》《联合文学》10期</p> <p>《我们时代的牺牲者》《作家》10期</p>
2002年11月	《K》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2003年1月	<p>长篇《孔雀的叫喊》联合文学出版社</p> <p>长篇《孔雀的叫喊》知识出版社</p> <p>《K》法文 De Seuil 出版</p> <p>《饥饿的女儿》波兰版 Bertelsmann Media 出版</p>

2003年4月	短篇小说集《火狐虹影》远方出版社
2003年5月	《虹影精品文集》知识出版社
2003年11月	长篇《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上海王》《收获》杂志 长篇《上海王》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	《上海王》台湾九歌出版社 重写笔记小说集《鹤止步》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 《火狐虹影》台湾九歌出版社
2004年4月	《Die chinesische Geliebte》德国 Aufbau 出版 《H texvn tou Epwta》希腊 Metaichimo Editions 出版
2004年6月	《Peacock Cries》英国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绿袖子》作家杂志
2004年7月	《绿袖子》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年8月	《绿袖子》台湾九歌出版社 《谁怕虹影》作家出版社
2004年9月	《饥饿的女儿》日本集英社出版社
2004年11月	《LI arte del amor》西班牙 El Aleph Editores-Grup 62
2004年12月	长篇《上海之死》收获杂志
2005年1月	《康乃馨俱乐部——虹影中短篇小说精选》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年2月	《上海之死》台湾九歌出版社

	虹影长篇修订本精选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鹤止步》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年3月	《上海之死》 山东文艺出版社 《谁怕虹影》 台湾联经出版社
2005年4月	《K》 斯洛文尼亚 Učili、意大利 Ganzanti 等版本出版
2005年5月	《康乃馨俱乐部》（中短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 韩国大道出版社
2005年6月	《大师，听小女子说》（中短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11月	《萧邦的左手》（散文集）学林出版社
2006年1月	虹影长篇精品选四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6月	《离别后爱你不顾一切》（散文选集）长春文史出版社
2006年9月	《和卡夫卡的爱情》（散文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篇《上海魔术师》收获杂志 《饥饿的女儿》德国 Aufbau 新版
2007年1月	《上海魔术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2月	《我们时代的爱情》（短篇集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	《上海魔术师》台湾九歌出版社
2007年7月	《上海王》意大利 Ganzanti 出版
2008年1月	《饥饿的女儿》《K》等五本长篇 越南南方出版社
2008年6月	《上海王》英国、美国 Marion Boyars 出版

2008年7月	《孔雀的叫喊》意大利 Ganzanti 出版
2008年9月	《饥饿的女儿》修订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年12月	《我这温柔的厨娘》中国青年出版社 诗集《沉静老虎》九歌出版社 《孔雀的叫喊》荷兰 De Geus 出版
2009年1月	《阿难——我的印度之行》（修订版）现代出版社 《英国情人》（修订版）现代出版社
2009年2月	虹影精品系列九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散文精选《我们的痛苦，我们加糖》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	《我这温柔的厨娘》九歌出版社
2009年10月	长篇《好儿女花》凤凰共和联动江苏出版社
2010年1月	《饥饿的女儿》英国 Bloomsbry 修订本出版 长篇《好儿女花》台湾九歌出版社
2010年5月	《饥饿的女儿》修订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K》罗马尼亚捷克等国译本出版
2010年9月	芬兰版《好儿女花》出版

附录二：虹影作品获奖情况编目

1989年	组诗《乱发》获重庆建国四十周年重庆文学奖
1991年	诗《诗与逃命》获英国《丝语》时报华人诗歌一等奖
1992年	诗《琴声》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四届新诗奖
1994年	诗《爱情从雨中走出门》获《作品》全国新诗大赛奖
1994年	诗《冬之恐怖》获台湾《创世纪》诗刊四十年诗优选奖
1994年	朗读作品《脏手指·瓶盖》获纽约先锋文学杂志《Trafika》国际小说奖。
1995年	小说《六指》获台湾《中央日报》第十七届小说奖
1996年	小说《飞翔》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七届小说奖
1996年	小说《蛋黄蛋白》获台湾《中央日报》第八届小说奖
1997年	长篇《饥饿的女儿》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
2005年	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以表彰虹影的三本意大利语小说《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等。